



清醒時，咱家已經漂在水上。太難受，用爪亂撓一氣；但是撓到的祇有水。咱家一撓，立刻就鑽進水裏。沒辦法，又用後爪往上竄，用前爪撓。這時，微微聽到咕嘟一聲，好歹露出頭來。咱家想了解一下這是個什麼地方。四周一看，原來掉進一個大缸匾圍。這口大缸，直到夏末，密麻麻地長着一種水草，叫作「藥菜」。後來，不祥的烏鴉飛來，啄光了藥菜，就用這口缸洗澡。烏鴉洗澡，水就淺了，水淺，烏鴉就不再來。不久前咱家還在想：「水太淺，烏鴉不見了。」萬萬想不到，如今咱家代替烏鴉在這裏洗起澡來。水面距缸沿大約四寸多。咱家伸出爪也够不到缸沿，跳也跳不出去。滿不在乎吧，祇有沉底。掙扎吧，祇有腳爪撓缸壁的聲音格吱吱地響。撓到缸壁時，身子好像浮起了些，但是爪一滑，立刻又扎了個猛子。扎猛子太難受，便又咯吱吱地撓。不久，身子就累了。盡管焦急，腳却又不怎麼受使。終于，自己也弄不清是爲了下沉而撓缸，還是由于撓缸而下沉。這時，咱家邊痛苦邊想：遭到如此厄運，全怪我一心汾着從水缸裏逃出命去。若能逃命，那是一萬個求之不得。但是逃不出去，這是明擺着的。咱家腿不盈三寸。好吧！就算浮上水面，可是從浮出水面處盡最大努力伸出腿去，也無法搭在還有五寸多高的缸沿。既然無法將爪搭上缸沿，管你怎麼亂撓啊，焦急啊，花上一百年粉身碎骨啊，也不可能逃出去的。明明知道逃不出去，却還幻想逃出去，這未免太勉強。勉強硬幹，因此才痛苦。無聊！自尋煩惱，自找折磨，真糊塗！算啦！聽之任之好了，再也不撓得咯吱吱響，去它的吧！于是，不論前腳、後腳還是頭、尾，全都隨其自然，不再抵抗了。逐漸地變得舒服。說不清這是痛苦，還是歡快，也弄不清是在水中，還是在客室。愛在哪裏就在哪裏，都無妨了。祇覺得舒服。不，就連是否舒服也失去了知覺。

**日月隕落、天地紛奮！咱家進入了不可思議的太平世界。咱家死了，死後才得到太平，太平是非死得不到的。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謝天謝地！謝天謝地！**